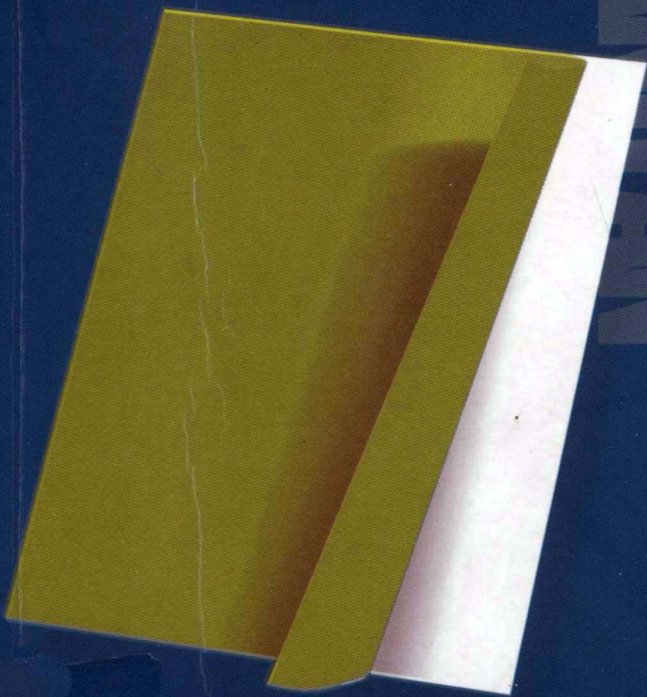


绝密档案

上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JUEMI DANGAN



铁岩 主编

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绝密档案

主编
著

岩林岑
铁姚希东
曹李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铁岩主编。—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0

ISBN 7-211-03791-1

I. 绝… II. 铁… III. 国共合作-史料-1921~
1927 IV. K26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498 号

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上、中、下)

JUEMI DANGAN: DIYICI GUOGONG HEZUO NEIMU

铁 岩 主 编

上卷：姚 林 曹希苓 李东明 著

中卷：侯秀全 陈毓述 宋海琼 著

下卷：李 亮 贺朝霞 潘丽平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41.25 印张 12 插页 909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 - 211 - 03791 - 1

K · 339 定价：6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犹如一幅幅纷繁复杂、绚丽多彩的画卷，令后人叹为观止。然而，隐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却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消解的困惑。近年来，在俄罗斯新公布的一大批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档案中，我们吃惊地发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通过对这些秘密档案的分析，一个个谜团随之解开，一段更完整、更鲜明、更震撼人心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要告诉读者的，就是我们从这批秘密档案中看到的这段历史……

目 录

1	黑暗中诞生的国共两党	1
	孙中山在逆境中奋斗	1
	来自苏俄的关注	8
	南陈北李	13
	共产国际派人来	18
	红船启航	22
2	陈独秀婉拒马林	30
	马林碰壁	30
	营救陈独秀	34
	马林看中国国民党	37
	争论初起	44
	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	46
3	将中共引向合作之途	51
	列宁关心国共合作	51
	孙中山的顾虑	55

	达林再促中共	61
	陈独秀亮明主张	64
	“挥泪斩马谕”	66
	中共选择党外合作	70
4	“斯内夫利特战略”	74
	马林：共产党不合作则前景暗淡	74
	利金：争取中共成为“首领”	77
	“尚方宝剑”	79
	西湖边的争吵	85
	第一批跨党党员	89
	秘密决议和“越马提纲”	95
	一个妥协的产物	99
5	苏俄与孙中山携手	107
	越飞受到冷遇之后	107
	“吴佩孚将军亲启”	109
	两个外交官的谈判	119
	联络孙中山	123
	挽救国民党	136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38
6	痛苦之后的抉择	151
	血泊中的警示	151
	再起异议	161
	窘境之中的马林	165
	李达愤然脱党	170
	难啃的“骨头”	174
	抉择难！	178

7 铺平合作之路	189
可怜的小伙子	189
孙中山发怒	198
失望而去的马林	203
蒋介石在苏联	209
鲍罗廷与孙中山	233
陈独秀精心指挥	242
8 难得的盛会	248
鲍罗廷捉笔	248
邓泽如“弹劾”共产党	252
共产党要扶植国民党	256
要《宣言》，还是要《建国大纲》？	260
不和谐的音符	268
李大钊亮明态度	272
国民党获得新生	277
9 并不完美的合作	284
陈独秀：表示我们对国民党真诚的合作	284
发生在上海的国共斗争	289
维经斯基的担心	293
决裂，还是留下？	295
包惠僧遭冷遇	298
在中苏建交问题上的分歧	304
10 向共产党进攻	308
覃振等“检举”共产党	308
监委上书：“查办共产党”	311
质问鲍罗廷	314
谭平山舌战张继	319

11	解决“共产派”问题	327
	加拉罕鼓劲	327
	陈独秀担忧	330
	息事宁人的全会	333
	孙中山：“如果……我将抛弃国民党”	341
	中共中央决议：“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	346
	斗争在升级	351
12	合力建黄埔	356
	孙中山追打儿子孙科	356
	创办黄埔军校	361
	苦撑难局	365
	来自苏联的援助	369
	活跃的共产党人	377
13	携手固根基	380
	镇压商团	380
	东征陈炯明	391
	平定杨、刘叛乱	398
	汪精卫统领军政	400
	浴血灭叛贼	403
	南征邓本殷	409
14	援助国民军	412
	冯玉祥与吴佩孚	412
	北京政变	418
	李大钊出马	421
	冯玉祥是否值得信任？	427
	援助“信基督教的将军”	435

1

黑暗中诞生的国共两党

孙中山在逆境中奋斗

从 1894 年创建兴中会，到 1905 年成立中国同盟会，再到 1911 年领导辛亥革命，孙中山，这位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一直在苦苦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变。它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篡夺。中国人民刚刚见到“民主共和国”

的一线曙光，便又再次跌入黑暗的深谷。

坚强的孙中山，并没有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了维护“共和国”这面旗帜，他又开始了新的斗争。1912年8月，孙中山将同盟会与国民公党等四党合并，创立了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8月25日，他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时说：

“革命成功在四万万同胞一心，巩固民国亦必要一心，今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然视他党，要亲如兄弟，盖政党以国家为前提，非谋一党权利。欲巩固民国，须巩固心理，要知今日之民国乃人人心理所造成。各党宗旨虽殊，俱是为国家互相翼辅进退，万勿争党见陷国家于危险地位。”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对要求入党的人员缺乏必要的考察，致使其成分极为复杂，不少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也混入其中，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此时的孙中山，却醉心于“实业救国”，无暇顾及国民党组织的整顿。

1913年3月20日晚，一直为政党政治奔走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杀害。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沉溺于实业建设中的孙中山。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保障的国家，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率领革命志士，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发表《讨袁檄文》，率军向驻沙河的北洋军李纯所部第六师发起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孙中山立即命令上

海、南京等地急起响应。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谴责袁世凯灭绝人道、破坏共和的恶行。随后，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倒袁。

仓促起事的讨袁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党领导，又缺乏战略计划和统一指挥，结果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各个击破，“二次革命”不幸夭折。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国民党从辛亥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在国民党人心中造成了重大创伤，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深表忧虑。因“二次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每每谈起将来的事业，都灰心丧气，毫无信心。一位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

革命事业需要中流砥柱，革命党人需要坚强的领导。孙中山再一次站了出来！他从失败和悲伤中挺起了胸膛，劝告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战斗精神，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保卫民主共和而继续战斗。孙中山在给革命党人的信中表示：

“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

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国民党员消极甚至叛变，给了孙中山以很大打击。他决心淘汰伪革命党人，建立一个能贯彻主义、纪律严格、有战斗力的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表明，孙中山希望中华革命党继承同盟会的精神，把推翻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度、重新缔造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

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他仅以反袁作为革命的目标，没有把袁世凯的反动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因而也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加之他规定将党员按首义、协助、普通分为三个等级，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也就是服从他自己，从而将更多的人阻止在中华革命党之外，使这个党始终只能是一个人数寥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小团体，党员最多时也只有五六百人。

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与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继袁而起的黎元洪，打出了召开国会、重造民国的幌子。孙中山相信了黎元洪的话，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党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于是下令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党内发出通告，宣布：“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

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

就这样，孙中山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中华革命党，但这个党已经名存实亡。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令革命党交出枪支，放弃了争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机会。他自己则准备再次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

黎元洪一上任，就埋头于同内阁总理段祺瑞的争斗之中，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不久，黎元洪在斗争中败北，段祺瑞成为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段祺瑞上台伊始，即公开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样，孙中山恢复约法的希望最终变成了一缕青烟，在段祺瑞的反动统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中山愤怒了！他坚决地指出：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如果听任约法废弃，国会解散，则数十年的革命成绩，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他高举起“护法”的旗帜，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这时，孙中山既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更不懂得去唤起民众，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西南各省的军阀。这些军阀之所以追随孙中山，目的是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只是一个幌子。所以，护法斗争是建立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基础上。

1917年7月，孙中山在海军支持下南下“护法”。8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就任海陆空大元帅职。10月，护法战争在湖南拉开序幕。

这时，陆荣廷和唐继尧却主张与段祺瑞议和，一心要把

反对议和的孙中山挤走。在他们的操纵下，1918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国会选举唐继尧、唐绍仪、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上剥夺了孙中山的权力。

孙中山愤恨军阀的跋扈，但又无力反击，只得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5月21日，孙中山怀着“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广州，来到上海。至此，他终于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

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在这座加拿大华侨赠与的房子里，孙中山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到孑然无助，一筹莫展。不久，吴玉章前来拜访。他是受广州军政府之托，专程到上海劝说孙中山去广州就任总裁一职的。吴玉章回忆他与孙中山见面时的情景说：

中山先生忧伤后生病睡在床上。我就坐在他的床边同他谈话，我说明了来意，又简单地谈到了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七总裁的经过，最后请他就职，以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中山先生当时气愤得很，坚决不干。他说那些人还革命？！他们根本不革命！他们想拿军政府同北方议和以保个人权位，我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就劝他，我说时局这样混乱，南方各省当局虽然还不很好，但他们还打着护法的旗帜反对北洋军阀，这点是好的。现在南方、北方都很混乱，南方各省有势力的当局虽然同床异梦，各有野心，但他们还想利用革命招牌以壮声势。我们必须保持一些革命势力以图发展，革命道路是曲折

的，我们不能脱离革命战线。南方的势力派虽然排斥先生，但又不敢完全丢掉先生，他们还想利用先生的威望，所以还给先生安一个位置。先生如果不同他们合作，而离开了他们想自己搞革命，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会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南方军政府打击先生，另一方面北方军阀更要打击先生。南方各派所以还要给先生一个总裁是怕舆论攻击。先生不去，他们就有话可说了。拥护先生的革命力量还是有的，如广东有陈炯明的队伍，陕西有于右任的队伍，湖南有程潜的队伍，湖北还有一些革命力量，尤其是老同盟会员熊克武已经统一了四川，有很大的力量。这些力量都希望先生来维系他们，团结他们。南方势力派想出卖军政府与北方议和，如果先生在其中团结真正的革命力量，也能制止他们的出卖，以保存革命势力。先生不要看岑春煊现在烜赫一时，如果他不好自为之，将来他的失败比先生更凄凉得多。希望先生委曲求全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先生如果不愿亲自前去，派一个代表去也可以。我说这番话后，他不胜感慨地流下了眼泪，随着说：我听你的话决定派汪精卫去。^①

孙中山何尝不想去广州再创一番事业，但是他明白，当自己一无军队二无金钱的时候，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而已。

^① 吴玉章：《对孙中山先生的一段回忆》。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266～267页，人民出版社，1986。

来自苏俄的关注

在逆境中奋斗的孙中山，得到列宁的高度关注和赞扬。早在1912年1月，当列宁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着手进行社会改造之后，十分高兴，于当年7月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①一文。列宁在文中把亚洲中国的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总统做了比较，认为欧美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而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弱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的东西，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领导人在秘密和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缺点和不足。

1917年，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

^①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290～2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权——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改变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

孙中山当时虽然并没有真正明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仍然为之兴奋和鼓舞。

1918年夏，当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诅咒和诬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通过美洲的华侨给列宁和苏俄政府发去了贺电，热烈地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苏俄人民的友好情谊。他在电报中说：

“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列宁收到贺电后很高兴，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复函孙中山。8月1日，契切林向孙中山发出了一封充满美好语言的信。他在信中说：

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曾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

您，尊敬的导师，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曾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